



元豐類藁卷第十一

序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蘇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
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
千歲之遠豈敢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
者一體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
未嘗不一於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
誅異言者一書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
及其中明一書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

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
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
家尚其私學者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
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
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
在皆繼而不講况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
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
諸儒者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處
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繼而不說而作奇可喜之論各
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動在也自解以來天下學者皆折衷於
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垂於世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
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
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
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
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
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
而次初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
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
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
已也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
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
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
家並起佛寃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
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
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繼雖然彼惡黜聖人之內哉言曰
思曰層層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
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
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
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

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
也故加之至意以察之能
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
所以盡其性也能言其性
誠矣又充之使可大焉
矣則含智之民肖類之物
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
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
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
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其吉凶而仿其憂患者莫
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

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真具
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斷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
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靈
靈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
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
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
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
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
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
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是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
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與乎

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
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而王人之
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
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
宗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
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
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
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
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

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盡向
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
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
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
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
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
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又
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
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
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
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

也願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
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所璣珉璫之節威儀動作
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書也
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
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
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閔睡之行外
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高辛之
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
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拘
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
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惡顧利冒耻而不知

及已者在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一南之風亦已遠
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薦
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采首柏舟大車之類
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
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
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
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九後世諸儒之
言經傳者固多此說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
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常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
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
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
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
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
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
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
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
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克其立意微
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
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

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

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

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佛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矣則繫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九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固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二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亡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二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

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特云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壞又奚一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必聽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而一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異也二子之道知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以事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不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也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

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殲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一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一泯不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

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新
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
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
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
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九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
廉讓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
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
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
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

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少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
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
觀三年遂詔論譏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觀察持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
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
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
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
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
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
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
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

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自列傳
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
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
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
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感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綴欲
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
因造以為號令威刑或官刑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
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
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就不為患
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
善也八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
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
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有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
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
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齋書目錄序

南齋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
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齋紀而子顯自表武帝
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
非得失與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又得其所託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

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豔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禱祀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者其明又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又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至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木未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

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事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通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

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率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又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錄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口之任以府衛設師校之備以口分承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後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爭見故聖賢之道迫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繼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

度有廢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撮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版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卒篇而今書此麟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一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主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實行狀亦稱幹篤行体道不耽世榮魏太祖背性命之辭喪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代雜家與聖

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

俗 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

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武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

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

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

有去就顯晦之六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

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

識之者少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愚

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重而信

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
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
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首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
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於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
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
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
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
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必以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

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志其枉已而為
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
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
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
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
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
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
之戒也故見之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
數困於說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

者也

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敘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為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脩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總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粹抒情思而已然

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遠理者亦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謬又者其大旨以傳焉

謹序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凡百若干篇者知
制誥常山宋敏求焯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
有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
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
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國師之家
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
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
不合去北拉趙魏燕晉西抵岐郿歷商於至洛陽游梁

叙又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得
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
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富
於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
治白以為罪薄宜贖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
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
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
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
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水為當塗令白過
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
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

誌稱白偶乘船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
白之自叙者蓋亦甘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特
詔又稱求王璘節度入揚州白在宣城獨見逆辟為從
而新書又稱白流亡入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
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
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閑肆雋備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
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
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仙臆羽翼者三十卷西隱要紀者十卷清
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卷

顏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
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
學既廢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
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闕深雋
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
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
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
之要更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重事之意而盡大臣徒
官職重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為任之心故治又未
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公獨不令而出而所
言益切不以利害福禍動其意也

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
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
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且功論
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家
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
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充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
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論法
變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
宜遵簡易嚴覈推以興民休息塞天下望符符初四方
守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
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

不可專任宜繼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十言嗚呼公
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又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
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
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
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
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不而
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三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
詩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主蓋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
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如凡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
可信教後有君子欲推而之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
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

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比諱其南興一人序其書者公
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也自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
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司先
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
又考於法度而窺達得喪一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
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云百
家傳注雜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
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
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

有得則其於世教宜小補之而已矣嗚呼深甫其志方
張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
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古者欤其文
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深甫之
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候官縣人今家於
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為臺州衛真縣主簿示一歲奔去
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
三天子嘗以其軍節度雅言知陳州高郵縣事勅其家
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

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也一以詩書之文
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
人至於其間管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
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
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治至於如此豈非盛
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遠學者人入異見而
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
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
文能馳騁上下情麗可喜者其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未
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
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

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
字子直少已著文幾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向
謂魁竒後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信麗可喜者也
讀其書知其身懷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
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
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必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
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勞苦則欲推而托之於文
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
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
豈徒與子直之兄同室深宵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
官世行治深文已為之路而書其勳

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

志云

王容李文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製星歷氣
揆民綏衆兼燮變美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
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一
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
以曆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
宅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
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
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

乎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後出之材其言嗟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益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後出之材今季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孔子嘗叙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集屬序序之于閭俗之喻朋友故舊道缺

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說以為容季文集序馮翰九詳

范晉公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議奏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于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刺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

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
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
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
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
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
不果行至於苛褻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
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群臣奉法遵職
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
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又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德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
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
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并爲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旣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
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
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
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
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旣喪

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文之而
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
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十有
餘歲斯文瀆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
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
人其也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
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誦薦之郊廟其文
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
日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
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泯滅而無傳或播其
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

之求於內亦莫能乎古今作者或
長於詩不文有文平甫獨兼得之
其於詩尤自喜其憂
吾家學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然
然惟腹心不為憂
與人交於息意尤篤也其死之日
天下幾與不識
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
事將有詩於平甫
之墓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二年

強發聖文集序

強發聖字也為三司戶部判官
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俊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

予李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授出董類出轉收
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爲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
爲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端
魏公所知魏公既能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
聖自助魏公喜爲詩每合儒士大夫賓客輿贈多賦詩
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於苦不可道也
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
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幕
草必聲出字爲曲當絕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之遠近
多辨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
古典則不少暇以就俗其行與無入如此魏公數薦之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健通判臨川
爲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
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災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也
之地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
士之能詩者皆爲君賦之觀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
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

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小大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嘗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嘗通判是州今六十余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能崇其家而講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子復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墮道矣則時之信天下其可感也哉九月日序

元豐類稿卷之十一

元豐類稿卷之十一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初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九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接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渡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渡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

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惣之溉山陰會稽兩縣
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
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慶斗
門曰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
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
流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
蓋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
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
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
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行符之間二十七戶廢

脣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官平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
貴州縣使獲田為湖然自世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
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
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
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江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
能十餘丈每歲必雨田未出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
來入爭為湖將墾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
者杜祀則謂盜湖為田者科程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
動州縣而斗門戰鼓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
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
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鑰皆納于州水盜則遣官

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
按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
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其
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
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舉刑獄督鑿賞罰之張次山
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
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
乃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溢隄使高一丈
則彌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
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
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
而蓋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患城郭廬舍可及也張伯玉
則謂御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
九歲解恐二起之日浮議外徭役夫內瀆則雖有智者
猶不能如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
畢其竹木費九千二百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
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之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
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
其全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
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
著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二至于五萬刑有杖
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曰者不止而日愈

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曰鍾湖為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寧湖為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三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盛錄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止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五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

以動人至於修水止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請是以疲盡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姑一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矣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丁餘年遭事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謂湖不及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飽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

湖下之田旱興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觀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觀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又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又敗城郭此護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處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

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堵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取田者則拔其出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實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瀆則不可以又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枚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濶澤之今言又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華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

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孰究之而書員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類要序

慶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贊名入翰林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_世議為任所以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嘗真宗之在天下無事六輔_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石土山

川老子諸祠以朝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不窮而不知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摛七十四篇九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材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充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地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

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
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
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 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
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
之節文可謂微且久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
者又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于戈於
樂則必於學長於此其於武備固惰矣其於家有塾於

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
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
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
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
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
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尔若夫三才萬物之理
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
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
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
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
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

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
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
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
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虛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
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
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
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
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豈不難哉此
予所以惧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
余既力不足而於槩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

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
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
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
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闕中孫覺莘老林
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
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司
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
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
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

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為四十卷自蘄春志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益未嘗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以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又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

稱引况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
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薦於相先非世俗
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
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
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
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窈
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
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
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
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
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亦往
往善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廢駕來為是州除
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
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
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榭登
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蓉菱荷湖波渺然後舟上下雖
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
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
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
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

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在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祭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寔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濟則又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群於蓋物故臣敢刻勅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叙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劫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臣應絞九應死者十有八人蘇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九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九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得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得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

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蕩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具持錢無告糶之所况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蓄以自託於壞墻廢堦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賈不與死九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且之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貧之既足藁之既明則為盜者知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得不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書焉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

元豐類稿卷第十三
其文亦數千言尋以顧余讀其文誠閱壯雋偉善及
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
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
曰余之知生既得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
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闕今求
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
闕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
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因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
闕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
耳愚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笑使生持吾言而
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
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
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
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
蘇君以為何如也



